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引鳳蕭
第十四回 雙締婚姻全友誼 參題榜額謝皇恩

詩曰：

最喜招尋值雨晴，南園春借發寒英。
休嫌襯履苔痕滑，抵覺敲門竹籟輕。
鶴浴方塘供嘯傲，筆耕寸土隱聲名。
不甘拜教鬚眉老，且把清樽對菊傾。

卻說白公知鮑公來到，差人中途來接，自己同眉仙門外恭迎。至堂中敘禮。鮑公道：「自城隅一別，不覺數年餘。今日天涯重聚首，喜慶駢集。」白公道：「蒙錫華命，又建亭牌，愚父子有何德能，老先生如此垂照。」又各敘舊事。

少頃，扁額送到了。鮑公道：「此當朝公著呂老相所著贈，乞賜高懸，以彰大隱。」白公、眉仙再一致謝，遂取昔年鮑公所贈大隱之扁，同何知縣所贈之扁，移懸於堂傍一間，將呂公之扁懸於中堂。牙役人眾，各有賞賚而去。遂留鮑公便席。

明日復開宴，差人拿東去請袁漸陸、方端如兩人來陪席。二友到了，各敘禮畢，坐談片晌，見華扁高懸，問所從來。白公道：「此是鮑老先生所賜。」二友轉致謝鮑公。不多時，席已完備。白公請鮑公上坐，鮑坐謙讓。袁、方二友道：「鮑老先生不必辭，寧有晚輩居僭之禮？」鮑公遂坐下。二友以次而坐，白公對席，眉仙傍桌相陪。酒過數巡，各將昔事細談。

白公道：「弟蒙老先生同袍眷愛，不讓金蘭。愚男亦藉二君患難相濟。真世全友道。」遂將分尋始末遍述一番。鮑公道：「二君真義俠之儔，若老夫萬不及一矣。」二友謙道：「不敢。」

正說話間，只聽得小鑼聲亂響，內堂奔出一個小孩子。鮑公方看，只聽得歡笑之聲，又奔出一個小孩子來奪鑼，年紀相仿，面貌一樣。鮑公忙問二孩子何人。白公答道：「是二小孫。一喚瓊郎，一喚瑤郎。」眉仙謂二孩子道：「鮑伯祖在上，可作揖。」瓊郎放鑼於眉仙坐椅上，與瑤郎齊立朝上，拱身連揖不止。眉仙道：「住了罷。此袁、方二伯，亦可作揖。」二孩子又連揖。瓊郎腳一搖，一個斤斗，翻身僕於地上。瑤郎拍手笑道：「羞死羞死，喝喏也跌一交。」眉仙忙扶起。瓊郎不哭，反大笑。合席亦歡笑不止。鮑公出席，雙手抱二孩子置於膝上道：「真好一對寧馨兒。如今幾歲了。」

白公道：「皆是五歲，止差二日餘日。」鮑公疑問。白公將一娶雙媳，各生一子之意，細述一遍。鮑公稱賀不已，將果核與二孩子吃。二孩子替鮑公拂須摸臉，歡笑自得。鮑公益喜，問二友道：「二君有幾位賢郎？」

袁漸陸道：「長男今年二歲，取名文戩，在館讀書。又一小女，今年才四歲。」方端如道：「慚愧，我長女年方四歲，一子尚初生。」鮑公點頭，摸擬一番道：「老夫有一言奉瀆二君。今眉兄二子方五歲，二君閨秀方四歲，正好連姻。今日就席上，老夫作伐，以全世友之誼。二君意下何如？」二友欣然樂從。鮑公道：「眉兄可去取二件聘物來。」

眉仙大喜，入內去取白公送金家的一對金鳳釵、一對碧玉釵來，遞與鮑公。鮑公道：「二君難以分聘。」遂擺於桌上，令二孩子自取。瓊郎取了金鳳釵，瑤郎取了碧玉釵。鮑公指二友謂孩子道：「隨意送與那個。」瓊郎將金鳳釵授與方端如，瑤郎將碧玉釵授與袁漸陸。二友接來袖好。鮑公道：「今日二佳婿自擇岳翁的。」又對二孩子道：「可叫聲岳丈。」二孩子齊聲連喊：「岳丈！岳丈！」合席都鼓掌大笑。

二孩子對鮑公道：「我要進去。」鮑公道：「進去怎的？」二孩子道：「進去討糖吃。」眾人又大笑。二孩子一齊奔進去，又縮轉來，對眉仙道：「還了我的鑼。」眉仙道：「可作揖謝了鮑老伯祖，方還你的鑼。」二孩子又便屢作揖。眉仙於椅上取鑼還之。二童子復把鑼亂敲進去了。鮑公大笑道：「此真所謂人間快樂。」席散，鮑公謂二友道：「後日成婚，原是老夫來做主媒便了。」二友稱謝，藏好聘物，致謝而歸。

鮑公翌日告歸。白公備厚禮送之。鮑公又於縣中盤桓幾日，方回汴京去了。後五年餘，得疾而終。有一子名彥臣，時已成立，喪葬盡禮。白家遣使送牌致弔。後彥臣官至侍中，亦與白氏世蒂通家往來不絕。

且說金公再任青州，三年考滿，升判司農寺。民雖愛之不捨，料不可留，只得執香哭送。金公因欲與金聲完婚，又胡夫人要看其女，遂上本乞假，先至白家來。

白公、眉仙先迎金公、金聲入堂敘過禮。然後長孫夫人同鳳娘、霞蕭，出來迎接胡夫人入內敘禮。眉仙亦進去拜見岳母，出來陪金公、金聲外廂宴樂。另備席內室，款待胡夫人。是日母子重逢，翁婿相會，情好自不必說。隨從人眾，另自頓息。

過了數日，金公欲回。眉仙道：「前年魏、沈、何三友致賀禮，尚未答。今可代愚婿帶禮於三人，致我謝別之意。又有一禮，送於牧雲庵空如老師，亦達我永別之意。」金公允諾，與金聲一同謝別。胡夫人在內，與鳳娘、霞蕭分外哭別。白公致驢程相送。

金公起程，曉行夜宿，不一日，到了新城縣。家人遠接。金公命開了大門封鎖進去。那時親戚朋友知金公歸家，都來拜賀。金公命家人將眉仙所致禮物送與空如。時空如年已七旬餘，衰頹可憐。受了禮物，再三稱謝。後二年而沒。金公又差送禮於魏、沈、何三人。三人受了禮，同來探望金公，並謝致禮。又對金公道：「聞得老親翁榮升司農之職，因甚不赴任而回府？」

金公遂說欲與金聲完婚之意，並求三人代為作伐。

沈雲鵬想一想道：「有一家極妙。我想魏兄有一幼妹，年已及笄，因擇佳配，遲延未字。若老親翁賢郎，大是妙事。」

金公大喜道：「只恐魏相公不肯俯配寒門。」魏非暇道：「豈敢。只恐小妹不堪備箕帚。若老親翁俯允，晚輩敢有齟齬乎？」金公見魏非瑕肯了，遂道：「就煩沈、何二兄作伐，擇日行聘。完了婚吾就上京去了。」二人允諾而別。

金公遂行了聘。過數日擇吉成婚。魏非瑕親送其妹。沈、何二友亦來。金公大備筵席。金聲出來敘了禮。非瑕見金聲少年才貌，大喜問道：「妹丈尊字我尚未知。」金聲答道：「賤字智玉。」三人俱稱善，問何人所取。金聲道：「是家姊丈所取。」魏非瑕道：「今稱姊丈，前該稱先生。」各大笑，開懷暢飲，盡歡而散。

非瑕之妹小字雲娘，年八歲，儀容窈窕，亦通文墨。夫婦甚相得。過了月餘，金公上京赴任去了。金智玉在家，日逐與魏非瑕、沈雲鵬、何聖之輩論文講義，會酒賦詩。不覺過了一年。適當大比，智玉原以青州籍入考的，欲去赴試，遂治行裝。

胡夫人道：「兒去青州，便道可到白家，去探你姐姐。」智玉受命，別了雲娘。早有非瑕治錢酒相送，及諸親友都相餞。智玉起身，來到青州，至白家探親。

眉仙看見智玉來到，大喜，就引入內，各相見了。鳳娘問道：「弟回去，袒腹於誰家？」智玉道：「就是本城魏非暇之妹。沈、何二友作伐。」鳳娘又問道：「父親到京去幾時了？母親在家安否？」智玉道：「父親去京已年餘。母親幸安康無恙。今我欲上京赴試，故便道來一省。」

明日，方端如、袁漸陸二人來到，眉仙迎接坐下。袁、方二友道：「弟輩欲上京赴試，故特來一別。」眉仙道：「內弟亦要上京去赴試，昨日到此。今二兄要去，可同去罷。」二友欣然依命。眉仙請智玉出來與二友相見，作揖坐下。眉仙說出二友赴試之意。智玉道：「若二位去，小弟亦當附驥。得擠攀桂之末僚，誠足願矣。」眉仙遂治酒相餞，命家人去館中請西賓來相陪。

二友問道：「令塾師幾時聘的，弟輩尚失拜。」眉仙道：「今年春初聘的。」二友途問西賓姓名。眉仙道：「先生姓李號仁夫，本縣人，亦在庫。今因年逾五旬，無志赴試……」話未畢，李先生到，各各行禮通問姓名，遂入席飲酒。又各相敘一番，及至席散。李先生先告辭往館中去了。

智玉又入內告辭。眉仙各贈贖儀。智玉遂同二友出門。眉仙道：「但願三君齊占黿頭，吾治酒在家，俟捷音矣。」三人道：

「願如金諭。」遂聯轡上京。

到了京城，同覓寓住下。智玉因不曾入試，不先去見金公，同二友於館寓溫習文義。至考期，齊入試。試畢，到出榜看時，袁鴻中二甲第□三名，方侃中三甲第七名，金聲中三甲第二□八名。三人見了大喜道：「吾們參題榜額，不愧同來一番。」家中各各有報。

到謝試事畢，智玉同二友齊來拜見金公。金公已知三人連榜，對二友道：「小兒受二君之福。亦得預美，老夫不勝喜躍。」

二友道：「二晚姪藉老年伯之庇廕，得附賢郎驥尾，誠大幸也。」金公命治酒相慶。

三人在京拜同年、謝老師，忙了月餘，遂留京觀政過了，然後領憑。金聲授湖廣學金，方侃授蔡州同知，袁鴻授蒲源知縣。三人望闕謝了恩，遂拜別金公，各回家來祭祖掃墳。

三人同到樂安縣，二友先回家去，智玉竟到白家來。眉仙喜迎敘情。大家各相見過，雨蘭亦來拜見。鳳娘道：「拜拜新進士，好替你結婚。」智玉問之，鳳娘道：「因他長成了，欲擇人嫁去。我見婉兒，又無妻室，當初又尋主有功，故擇明日與他完婚。今你來正好一看。」二人方說，忽聽外間來告酒席便了，請智玉出去。智玉遂辭鳳娘走出，見李先生在坐，遂敘過禮入座。眉仙二子亦來拜見母舅，時已總角。智玉問取甚名字。李先生道：「是眉老先取下的：一名白珊，一名白瑚。」

智玉問何取此名。眉仙道：「前仙師贈我有珊瑚鞭子，賴此以成姻眷。不敢忘之，故以名二子。我意取白珊字佩嘉，白瑚字夏彝，正欲問先生，不知可好否。」先生道：「絕妙，正此二字便了。目下即欲作文字，後日亦如母舅顯榮，我亦沐餘寵。」智玉道：「二子體貌不凡，必少年登科。那時我尚為之退步矣。」各歡笑而罷。

明日二友來拜，亦治酒相敘。

智玉看婉兒同雨蘭成了親，遂起身回杭。到了家中，母子、夫妻相見，不勝歡喜，遂拜客祭祖，忙了月餘，然後赴任去了。

袁、方二人亦在家完了眾務，遂去赴任。方端如往蔡州去了。袁漸陸往臨洮府蒲源縣來。衙役遠接到署。又拜上司、望鄉紳，忙過諸事才治政。一日，進一公呈，漸漸看了，拍案咬牙致恨。未知為著甚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